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集卷九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貢生臣陳昌敬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卷九十八

宋　朱子　撰

行狀

朝奉大夫直秘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

傅公行狀

本貫孟州濟源縣

曽祖君俞故任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縣事贈正奉

大夫曽祖妣張氏贈碩人

祖裕之故任朝議大夫主管南京鴻慶宫濟源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户祖妣錢氏封恭人

父察故任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贈徽猷閣待制

累贈少師謚忠肅妣趙氏封清源郡太夫人贈秦

國夫人

公諱自得字安道其先鄆州人自曾伯祖獻簡公以清

直仁勇事仁宗英宗神宗歷三朝皆以諫諍有聲在哲

宗時遂聞國政葢始築草堂於濟源之上而家焉至忠

肅公遭靖康之難實以忠義死國事其事皆具國史公幼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有至性生十年而忠肅公薨哀號思慕若成人事太夫人愛敬飭備一舉動唯恐失其意遭亂離轉側兵間遇父友故參知政事陳公與義於嶺右陳公奇愛之坐之膝撫其頂曰長必以文名天下因自誦其詩之傑句以詔之公時雖幼已悉領解年十四賦玉界尺詩語意警拔故參知政事李公邴大驚異之因許歸以女既乃定居于泉州家貧甚夜燃薪

自照與兄弟讀書或至達旦遂通博六經諸史百家之言下筆為文輒數千言初朝廷以忠肅公死事録其孤公得補承務郎三監潭州南嶽廟乃為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使者李公公懋性剛介好面折僚吏獨屈意待公欲試以事因悉以訟牒委焉間相見則摘其事以問公具條委折及其姓名爵里一無所遺李公喜甚自是一司之事無不取決於公書奏出公手輒報可他人為之則多寢不下李公行部至漳州會州兵禽漳

浦賊華齊及其黨與以獻而安撫司以便宜指揮檄憲司悉斬之李公將從之公爭不可且曰便宜指揮安撫司受之朝廷本司無所預今迺承之於安撫司可乎李公悟命悉械繫諸縣分鞫之獄成以法誅其首數人餘悉以畀軍中蓋全活幾百人已而丐閑得主管台州崇道觀秩滿通判漳州事太守劉公才邵始以公年少未甚相知及見其處事精明馭吏嚴整而文詞敏妙又非流輩所及乃大歎服郡事非公不決間則相與倘徉以

文字相娛樂每語人曰自傅君至吾始知有爲郡之樂時山獠跳踉未已而太守與統兵官陳敏不相能餉或不繼軍幾變公調護其間甚力且爲移書轉運判官得錢二萬緡以贍其軍敏及軍士皆感泣思奮羣盜竟平及公代去敏語其下曰傅公成就吾軍如此而未嘗以一事干吾軍政可謂真清矣故聞公喪偶欲遺其愛妾挾重貲來奉公公亦竟不受也漳浦尉士有申和者以事爲郡所逮縣忽告有盜入境請兵爲援公笑曰是必

非實特為申和地耳已而果然陳敏亦為和請公弗從竟捕寘于法而後以畀軍中後十餘歲公自融徙潮行荒山大雨中忽有以卮酒獻者問其姓名則申和也公愕然詰其所以來之意則曰和曰者罪當誅公用法固無所私然和獨𢈈辠而家獲全是以感恩而來耳公為笑而飲之臨漳公帑歲時例外致饋守貳甚厚公獨不以一錢入門悉儲於外以給賓客之費比去計所不取𦊅餘千緡通判泉州事公居泉久及貳郡事洗手奉公

無毫髮私且熟知民俗利病部使者多委以事轉運司甞欲摧郡酒酤公格弗下吏白恐獲辠公曰泉人中產之家仰是以給者十室而五是決不可行若輩徒欲行文書因取賂於酒家耳乃私以書條利害于使者事竟寢有賈胡建層樓於郡庠之前士子以為病言之郡賈貲鉅萬上下俱受賂莫肯誰何乃羣訴於部使者請以屬公使者為下其書公曰是化外人法不當城居立戒兵官即日撤之而後以當撤報使者亦不說然以公理

直不敢問也受代造朝民爭遮道以送有金戶齊民探其懷出金十兩以獻公曰某為金戶郡官買金無藝且多不償直獨公未嘗市分星為賜厚矣此乃丹藥所化為杯器食飲當益人故敢以壽公而非敢以為獻也公笑卻之差知興化軍事興化素號難治前守聽訟或繼以燭事猶有不決者公剖決如流廷無滯訟發姦擿伏猾吏束手日未午崇陰無一迹矣於是乃以暇日延禮郡人士大夫之賢者相與從容賦詩飲酒為樂而郡以

大治初秦丞相檜以公忠臣子年少能自力學問有文詞通吏事遇之甚厚然亦疑其剛果負氣終不為己用故雖使之連佐兩郡然皆銓格所當得召試博學宏辭科又已奏名而故黜之及泉代歸乃間語公曰故事三丞得通用蔭補人而丞宗正者例以玉牒奏篇得為郎况公之文令從臣中名能文者所不及顧公太剛耳盍亦思少自貶乎公默喻其意然以太夫人春秋高且樂居閩中不肯遠適乃力請便郡歸養秦丞相以是始怒

而其黨又或陰中公以為有顧望持兩端意以故是時公資序已應典州而僅得莆陽軍壘以歸然公亦既朝辭而行有日矣會通判衢州汪召錫者告前知泉州趙令衿誹謗且有及丞相語臺諫徐嚞等交章論奏事下廷尉秦丞相因以上旨命公體究令衿在泉時納賄事公以嘗同官辭丞相不可是時丞相權震天下一忤其意家立碎公念前已有小隙今又力辭必重得禍貽太夫人憂意不能不少回惑乃不得已奉命以行至泉按

事十得一二即不復窮竟然猶慮不免為異時之累則見故樞密黄公祖舜而問焉黄公曰事端幸不自我加之以恕可也尉然其計既上其事又為請得毋更置獄會廷尉獄成令衿已坐讁奏上不過追納所受金而已方事作時户部曹泳刑部韓仲通實主之兩曹符檄日四五至督趣甚峻已而秦丞相死泳被逐仲通恐禍及已乃以體究事劾公朝廷亦知非公首事姑下公置對而仲通章再上遂罷公郡事公在郡不半歲罷去之日

父老邀遮涕泣其賢士大夫有追路越境持公慟哭而別者後兩年諫官挾舊怨復以前事爲言遂奪公官徙融州爲民公念前日本以愛親故不敢力辭體究事今乃反爲親憂痛自咎責聞命即卻酒肉屏勝御獨與一浮圖人偕行至融杜門讀書益大覃思於文章融人皆敬愛之而中州人士官其土者亦皆樂從公游以文字求指教蓋居融四年如一日泊然無復有一毫軒冕意特一念親闈在遠不獲日夕左右則涕泣竟日會黃公

給事東省知公前事首末力言於故丞相魯國陳文恭公魯公亦素知公遂以上聞得内徙潮州未幾聽自便主上登極復故官右通直郎時魯公猶當國欲寖用公乃先除主管崇道觀以言者罷乾道初元始復得申前命未幾故樞密林公安宅又力薦於上且具白公前被枉狀除知潭州又為言者所持事竟中寢未數月今少傅福國陳公入為吏部尚書雅知公之為人則與侍從官數人露章薦公事親孝居官廉博學能文興化之政

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其辜遂再除知興化軍而陳公
章中語人以為無一字不實也陛辭論尉利捕盜之賞
妄執平民有至論死而不能自明者語未竟上遽曰今
之儒者例以不殺為仁然殺人者死公徐對曰臯陶稱
大舜之德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人者固應死而
不辜者豈可殺上意亦悟即連稱曰不辜則不可不辜
則不可公退以語宰相時朝廷方議重强盜之法以公
言而止公前治興化有惠愛去之十有四年而再至且

復奉安輿以來閩郡之民垂髫戴白爭迎車下懽呼之聲滿道公治郡如前時郡有猾民素以挾持郡縣爲事者數輩前公未至盡挈其家以避公條教素信於民不動聲色而郡復大治民李氏嘗寓白金於其族兄已而誣以盜獄吏數守不決公明其誣且判曰銀當羽化既懣長者之風金或誤持又愧同舍之誼聞者感歎悚服且傳誦其語以爲無愧於唐人甲乙之判李氏感泣會太夫人有疾供佛燃燈以禱既而太夫人竟不起郡縣

賻金餘千緡公辭曰家雖貧幸足以塟豈可以此汚吾親皆却弗受而父老奔走闕下以公治狀白于朝者數十百人中書為書于籍公性至孝以奉太夫人故仕宦未嘗出閩中太夫人小有疾則憂形于色在漳時官舍有池亭日奉太夫人飲焉忽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太夫人甚愛之一旦忽飛去太夫人不樂為不飲者數日公懼與其室共禱于神明日乃復奉太夫人飲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矣比公去逌已竟不知其所自來

亦莫有能名之者時以為孝誠所感云至是服喪毀瘠甚免喪言及輒涕下初造朝知識見之無不驚愕再除知漳州奏事稱旨留為吏部郎中天官素號劇繁侍右尤甚吏舞文為姦為郎者例不可否事公既入即召令史而下語之曰吾久諳州郡利病於省曹事體初不熟今幸蒙恩得備郎選亦將以治州郡者治之耳吏懾伏不敢欺然公素以吏事自喜而銓曹守格法無所施為遂請于朝願竭力外官上喜其意除直秘閣福建路轉

運副使陛辭玉音褒諭且云素知卿有風力閩中多贓吏故命卿往行召用卿矣公即奏治道去泰甚閩中去朝廷遠吏不知奉法然取其甚者一二人治之亦足以厲其餘上首肯之時閩部上四郡行鈔鹽法歲入悉輸大農漕計為空而州縣窘匱尤甚吏兵之給弗供凜凜然有朝夕憂公奉命疾馳至部夙夜詢究利病所在而參伍其說大抵皆以為官不鬻鹽則無以為歲計然縱州縣一切科之於民則民必大病獨一二近鹽之鄉若

非籍戶定數使民必鬻於官則私販公行官鬻不售豪强得以倚法幸免而貧弱顧獨受弊於是乃使縣各以地遠近利病所宜為法而奏行之且寛其宿負貸以本錢蠲增鹽錢數十萬緡州縣之力以寛而公又為之撙節用度一毫不妄取于漕計亦遂饒足泉州兩稅外復科宗子米歲歲增廣民不堪命郡太守若周公葵王公十朋皆嘗請罷之弗果行公力以為言得旨戶部給度牒轉運司移他郡錢俾之和糴而禁其科擾泉民感公

恩生祠之蓋公為治大率以愛民為主而保全下吏非有民訟不獲已亦未甞輕有所按治其罷軟不勝任者多奏處以祠禄畧如公前奏語然其候視極精明風采可畏愛吏亦不敢犯也建寧闕守公以郡屢易將帑廩空乏且歲頗不登亟聞于上即選能臣以治之上素知公即除知府事建寧當孔道部使者多寄治民健訟為郡者日不暇給公談笑以治之事或累歲不決壹經公手無不立辨且後無能易者今戸部尚書王公佐為轉

運判官嘗語人曰吾與傅公厚乃因政事間相知耳歲小不登公發廩賑濟有嘯聚欲為寇者僚屬請出兵以捕公特以文檄俾鄉官諭之皆帖伏不戮一人而定屬縣有殺人者方捕治而他縣獲逃卒卒於獄中自首嘗殺某人縣以言府公疑有姦命鞫其實果吏教殺人者重賂逃卒使偽首則殺人者可不死而卒辠亦止於流因并論吏如法移知寧國府事寧國民淳事素簡公亦以清靜治或累日庭無公事酒官有為專知所悖自言

者公召詰之吏具言監官贓臯公曰是則然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命杖之吏不伏公立命械治獲其流臯將論決祖其背則有湼文為皇帝萬歲四大字公笑曰是固有法命呼執箴者雜刺湼使不成文乃論如法明日闔郡士大夫悉來賀曰此素横于鄉者前太守屢欲治而不能不謂公談笑閒去此一害公曰法當然吾非有心者也春雨水溢將決圩田公力捍之而止上嘗以手札訪問公具以實奏秋大旱時公將去郡猶請于朝蠲

租十餘萬斛旣去累年後守偶閱公帑之籍見某年齋閣迎新供帳獨無一不存者恠而問之則公所留也因大歎服每以語人葢公平生蒞官所至率常如此此特因事而顯耳復為福建路轉運副使公所臨郡縣小有水旱必以聞至是泉州大旱而守利督租諱之公奏請募海舟廣糴以助民食由是米不翔貴臨安闕帥上命執政選有風力不阿權貴者為之執政擬二人以進上獨指公以為可亟命召之先是公嘗以事過三山副總

管曾覿先來謁公曰聞公之名久矣因自誦其詩數十篇且請公誦近作公辭以憂患廢忘時其亡而往報之及為郎復嘗遇於客次覿詑數從官曰某人某人嘗辱來訪公獨見鄙何也公遜謝而已竟不往及將使閩部閤門官子弟有使本道而召還者以職事來謁公往報之延公便室則覿及從官數人皆在時方置酒公飲一卮辭腹疾而退於是翰林承旨亦以入直辭諸人皆有赧色覿大不樂公退謂諸子曰仕宦當自結明天子其

次當由宰相安能俯首此曹以求進邪以故權貴多嫉公而召命竟不行改除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時公年已六十餘矣性本剛介疾惡不能容人之過以故歷官任事多與物忤至是自度不能俯仰俗間上章丐閑不允得移浙東兩浙令號封畿多有力者部使者例不案事公入竟受訴牒日數千紙一一親為剖決所至決遣囚徒臺無留事至於糾剔愆違繩治姦墨或望風解印綬去常山令為民所訟公素不輕案吏先面戒之而

執法殿中者親黨多在其邑令事之素謹亟馳書求援其人即論公前使閩時推行鹽筴非是令又欲逐令而使其親黨代之以此公至治所未十日而賜罷過建寧父老捧薰鑪以迎者夾道數里而浙東人亦至今稱思之然公益自知果不為世俗所容乃復求為祠官得主管武夷山冲佑觀秩滿復除知寧國府事朝命督行甚峻公不獲已單車引道行未數程復以言者追論前體究事且嘗面折泉守為皐則又以冲佑祠官罷歸公性

高簡不妄與人交居泉五十年杜門自守讀書奉親外無他為中間乗貳車持使者節亦且十餘年訖未嘗以一事擾州縣太守之賢者如宋公之才王公十朋周公葵皆高仰之待以異禮而公月不過一詣郡每留語談說道誼而已至是居閒益無事唯讀書不輟客至觴酒論文道說古今唱酬詩什以相娛樂蒼顏白髮意氣偉然未嘗以留落不偶幾微見言面也前居喪哀毀得脾疾至是益侵然猶日誦書數卷既病則屏卻藥餌獨飲

水以待終一日忽召所善前昭武守黃君維之新新安
守石君起宗置酒卧内與訣既而劇談詼笑歌呼如常
時翌日遂不起時淳熈十年秋八月也年六十有八積
官朝奉大夫其配李氏有賢德先公三十餘年卒今贈
安人子男五人伯壽朝請郎權知道州軍州事伯成宣
教郎新知福州閩清縣事伯祥將仕郎卒伯瑞迪功郎
新潭州龍溪縣尉伯𢑱業進士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女
四人長適承奉郎知潮陽縣丞李讜次適進士李申之

繼室以其季俱早卒次適進士黄知白孫男五人充業進士育良尚幼餘未名孫女六人長及嫁餘尚幼公於書無不讀少治春秋有聲塲屋間中年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間為子弟論說多得詩人本意故太常丞吴公棫來官泉州公聞其博通古學著書甚富日從之遊相與博辨往復不倦吴公悦之請公序其論語十說今行於世謫居讀易數日一周手書程氏傳一通玩繹久之紙為之弊其於子史百氏之書嘗過目者

蓋皆畧成誦也識慮高遠機警絶人少時聞朝廷奪劉光世軍更遣儒臣代將歎曰是必且敗事矣亟移書所知刑部侍郎曽公開請如唐罷馬燧郭子儀等故事擇其偏裨授以兵柄曽公然之將以白宰相未及而酈瓊等叛書已聞矣參知政事李安簡公亦忠肅公執友也罷政居會稽公往見之李公初以通家子弟待公問曰子以老夫今日之罷為何如公曰得失相半公問其故公曰公初附和議而終以弗合去豈非得失相半乎李

公起握公手曰公晦為不亡矣金攻淮甸公以書抵樞密黄公論備禦方畧因策金有十敗且言其變必自中起書至不數日金人完顔亮果為帳下所殺黄公以示諸公且報公曰何其策之明也曾覿自福州召還公移書丞相陳福公為言覿入必留留必為善人正論之害其後亦皆騐公少從外舅李公學為文得其指授之微意既長益從當世先達遊又日求其所未至刮磨灌溉以迄有成則其氣骨雄健而關鍵謹嚴波瀾浩滂而語

意精切有非當世文士所及者李公每讀而歎曰吾文有傳矣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及尚書左丞葉公夢得翰林汪公藻中書舍人張公嵲尚書郎新安朱公得其文皆愛重之汪公尤歎賞每謂公曰今世綴文之士雖多而往往昧於體製獨吾子為得之不懈則古人可及也然再試禮部輒不利三應博學宏詞科一既入等而黜于中書遂不復應科舉而誨諸子甚力伯壽伯成皆及太夫人無恙時登進士第伯壽復中詞科而公晚歲

始自次輯其文定為三十有二卷藏于家令伯壽等將以明年七月丁酉葬公於泉州南安縣唐興鄉田豈里之雲臺山以熹嘗以先人之舊辱公知顧甚厚見使狀公行事以請志銘圖永久熹竊惟公孝友之行潔廉之操精敏之識雅健之文皆足以高一世而其吏事方畧亦復過人遠甚葢不厲威猛而人自畏服不為一時小惠以干虛譽而其去思遺愛愈久愈深獨以蚤年未能深自晦匿不幸見知權臣辟咎得凶遂以中廢然當時

識者固有以知其非公所欲其後誦言於朝白公無辜者又多一時正人莊士且明天子亦既起公而任使之矣而自比年來殊無他端乃復重以前事横遭口語乍起乍仆以没其身既不得盡志竭才以布宣仁聖之德澤於遠邇而其壽命又不得究於高年是則豈不有命也夫故既歷叙其世家行事之詳而復具論其本末大致如此伏惟當世立言之君子幸賜采擇以垂永世謹狀淳熙十年十二月日具位朱熹狀

奉使直祕閣朱公行狀

公諱弁字少章其先吴郡人中徙歙之黄墩唐末有諱古僚者為陶雅偏將以兵戍婺源因家焉其後世有隱德至奉直公始為儒尤以沈默自將足迹未嘗至城市生五子公其次也幼穎悟讀書日數千言十歲能文既冠遂通六經百氏之書遊京師入太學補内舍生客食諸王家會景迂晁公說之為宫學教授一見其詩竒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鄭介汴洛兩都之中一時故家遺

俗益彬彬焉公游其間聞見日廣文章日進益厭薄舉
子事遂不復有仕進意靖康之難家破于兵南歸及淮
甸光堯太上皇帝已承大統駐蹕揚州議遣使問兩宫
安否而見大夫無敢行者公聞之慨然摓袂而起撫髀
太息即日奮身自獻闕下宰相以聞詔補修武郎借右
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河東大金軍前通問副使且命
之曰朕方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效侯生御
太公而歸漢公受命即日與使者王公倫張旝誓衆直

犯兵鋒以行實建炎戊申正月也行遇金尼雅滿于白
水濼邀說甚切尼雅滿不聽使就館雲中餽餉如禮而實
以兵守之公復屢與書具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
壬子之歲金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擇使副
一人詣元帥府受書歸報虛中欲二人探籌以決去留
公正色曰此市道之所為耳吾之來固自與以必死豈
今日乃覬幸於先歸者哉願使長亟詣軍前受書歸報
天子遂成兩國之好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

宫如前日臨遣詔書本指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於是王公行有日公請焉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既還朝無所事此願留見授使其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王公揮涕解以授公公受而懷之卧起未嘗不與俱也是時劉豫盜據京邑金迫公仕豫且訹之曰此南歸之漸也公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哉吾有死耳不願歸之金人

怒絶其餼遺以困之公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飢待盡誓不為屈於是金人亦知感動復慰安之致禮如故久之復迫公換金官公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因之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金用事人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忠宣公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

哉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一日具酒食召雲中被刼士夫
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
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且識其上曰有宋通
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涙緣睫不能仰視公
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悲也金知公終
不可屈遂不復强然公以使事未報憂憤得目疾其抑
鬱愁歎無憀不平之氣一於詩發之歲久成集號曰聘
游彼中名王貴人亦多遣其子弟就學公以此又得時

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兩碑版篇詠流行北方者亦甚衆得之者相誇以為榮焉王公還朝太上聞公守節不屈因其再使使賚金銀綾絹為賜歲在丁巳金諸酋相繼死滅公陰使從者李發求得河陽人董考祥等密疏其事及彼中虛實使間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其後王公復歸又以公奉送徽考大行之文為獻其詞有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絶黨殊鄰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

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䰟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
冰天太上讀之感涕詔官公親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
興田五頃顧丞相張忠獻公喻以密指曰歸日當以禁
林相處也明年金使烏凌阿思謀石慶充使至詔公子棣及
司馬倬入館見之仍許附以家書且賜黃金三十兩以
寄思謀等見棣稱公忠節嗟歎久之至以手加額云紹
興癸亥約和已定公乃與洪忠宣公及歷陽張公邵皆
得歸其事見洪公家書輶軒集今行於世入境傳旨促

行者數輩至國門太上命中使梁璋引入便殿延見勞苦嘉歎再三公頓首謝且言曰臣聞人之所難得者時也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也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偶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則返梓宮次則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肉白骨於已朽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也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鑒未兆盟可守矣而詭詐之心宜黙以待之兵可息矣而銷戢之術宜詳

以誷之彼亂世君臣上不奉若天道下不求合民心人怨神怒不知修省以黷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非如天助陛下中興之勢也若時與幾陛下既知之於其始圖惟厥終願陛下益留神焉太上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公又以彼中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集書畫為獻并上所著聘游集且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五臺僧真寶丁氏晏氏女閻進朱勣等死節事狀及

故官屬姓名以進請加襃録以勸來者太上高其節壯其志異其文俾易文資且有進用意詔曰朱某奉使歲久忠義守節理合優異特賜劵金千緡而宰相秦檜方以講和為功惡公言敵情悟上意奏以初補官換右宣教郎直祕閣主管神祐觀有司校公考十有七年應遷數官檜又尼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四月六日遂以疾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遺命歸塟故山不果則權厝西湖上智果院忠義之士莫不哀之公配晁氏與其子

鄭老皆死于兵再娶王公倫之女弟與鼎氏皆封孺人子􀀀仕至宣教郎知撫州崇仁縣以卒女適里人王侍以公恩補承信郎孫勳早卒照未仕公之文慕陸宣公之為者其氣質雄渾援据精博明白疎暢曲盡事理識者以為深得其體於詩酷嗜李義山而詞氣雍容格力閑暇不蹈其險恠奇澁之獘聘游集凡四十二卷別有奏議一卷尚書直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

文一卷皆藏於家熹先大父於公為三從兄弟先子初
登第時嘗往拜公溱洧之上公送以詩意寄甚遠其後
先子仕於朝時公已在北方比南歸則先子不幸是歲
已棄諸孤矣後六年熹始得拜公之殯而讀其遺文又
三十有四年乃復得官浙中則公之殯猶在智果院也
方將為謀塟故而遽以辠逐今密院檢詳尤公袤臨安
帥守張公杓聞而悲之相與悉力經紀其事而太學録
張君體仁又為得吉卜於闕縣積善峰之下書來曰

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之柩而以王氏孺人祔焉熹竊惟
國家承平百年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為不厚政宣以來
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異優渥又有非前日比者一旦
狂徒誤國招禍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人之地
而一時遺臣賣國降敵之餘接迹於朝靦然相視乃無
一人肯奔問官守者公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沾一命之
禄顧獨奮然出捐軀命請冒鋒鏑斧質之威以嘗不測
之敵而守死不屈至於十有六年之久卒不汙偽官

爵竟得復持漢節歸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凛然雖竹帛所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風喻慫恿蓋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為功還朝所建皆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為安而必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於忘讐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侔矣上賴太上皇帝深照其衷前後褒嘉賜賚甚寵而不幸厄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

非天哉今塋有日宜有銘刻以告于幽因訪其家得公
外孫王炳所記行實一編參以舊聞第録如右而敬以
請於尤公伏惟幸哀而終惠之以覆賴其後人且詔太
史氏筆削以為萬世臣子忠義之勸謹狀

濂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
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
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

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叅軍移郴
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沙州南昌縣事簽書
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熈寧
初用趙清獻公吕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
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
軍以歸既莅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
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熈寧六年六月七日
也年五十有七塟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

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也

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唯以抵辠爲憂實以汙善政爲耻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

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
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為乃握執其手曰幾
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
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絶島人迹
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寃澤物為已任施設措
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
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禄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
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

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甘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黄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淳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

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義録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為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有四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絶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迂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擇人材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稱首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

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案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家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丕變斯文又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摶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

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間以言乎德則幷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見實録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

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

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為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喻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

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内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内臣十人使伺上在宫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劉子

三道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葢不知先生出處語默

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

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録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

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

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

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

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

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

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係尤大又

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

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

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當

畀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畀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二年又

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

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寛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

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

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葢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顔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

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

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見聞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

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

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

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財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康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宫見舊録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録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

尤臧氏見語錄　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
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
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　十月復通直郎權西
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
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
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葢已決矣受一
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
范彞叟之意　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

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辠罰而叙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叙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録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説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隷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録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録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

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録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録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録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没見語録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

焉見語録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更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没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寛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説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

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外大父祝公遺事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順善聞於州鄉其邸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祝家有諱景先者號二翁尤長者元祐黄太史嘗賛其畫像廣幅全身大書百許字詞甚瓌瑋經亂而逸熹少時見外大父猶能頗誦其語至諸舅則皆已不復記憶矣二翁諸子皆讀書外大父其第一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少時聞父母將為謀婚逃避累日家人驚索得之猶涕泣不能已問其

故則曰審爾則將不得與父母昆弟蚤夜相親矣親喪廬墓下手植名木以千數率誦佛書若干過乃植一本日有常課比終制而歸則所植已鬱然成陰矣一兄一弟先後死熈河皆親往致其喪往反徒步不啻萬里所舍輒悲號上食如禮夜寢柩旁不忍跬步離去路人皆為歎息諸弟求析其產公為涕泣曉譬不能奪時四妹猶未行而諸弟得財皆散去不復顧公獨罄巳貲以遣之其一歸同郡汪公勃汪公後登二府終身德公不能

忘人兩賢之歲大疫親舊有盡室病卧者人莫敢闚其門公每清旦輒擕粥藥造之徧飲食之而後反日以為常其他濟人利物之事不勝計雖傾貲竭力無吝色鄉人高其行學試又多占上列郡博士請録其學事時三舍法行士子無不繇庠序以進公從容其間若無所為而後生得所矜式咸敬服焉熹先君子於時亦為諸生年甚少未為人所知公獨器重以女歸之後卒以文學致大名世乃以公為知人方臘之亂郡城為墟鄉人有

媚事權貴者挾畢敕徙州治北門外以便其私而所徙
㝠下潦漲輒平地數尺衆皆不以為便將列其事以訴
諸朝者餘二千人而莫敢為之首公奮然以身任之其
人怨疾復取特旨坐公以違御筆之辠公為變姓名崎
嶇逃遁猶下諸路迹捕不置如是累年時事變更羣小
破散然後得免而州治亦還故處鄉人至今賴之而公
之家貲事力不能復如往時矣然終不以為悔也比其
晚歲生理益落而好施不少衰年八十三以終娶同郡

喻氏亦有賢行生二男一女伯舅莘娶張氏其先以治獄有陰功王宣徽拱辰所傳張佛子者也次即先夫人德性特似公其行事自見家傳叔舅嶠少敏悟有文長從先君子遊聞伊洛之風而悅之然求舉輒不利喻夫人及伯舅既先卒叔舅後公十餘年亦即世今唯伯舅之子康國居建之崇安叔舅之孫回居劒之尤溪而康國二子已總髮能誦書矣熹惟外大父之淳德高行先人後已其誠心所格固宜有後而康國母家所積之遠

又如是天之報施其將在於此乎竊感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記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因書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厲其子孫又記嘗聞先夫人說第四外叔祖豪俠不羈蚤從黄太史遊黄公謫黔中因以客從黄公賢之為更名林宗而字之曰有道與之諷詠書札甚多今皆不存獨所為書柳如京皇考志世或傳其墨本姓字尚可見耳先夫人及叔舅少時猶及見其道說黄公言行甚詳酒酣

悲歌感慨淒切絶不類世俗音調問其所以則曰黄公之遺聲也此事外家兄弟亦少聞者因附記于此云

熹既叙此事將書以遺濟之弟未果而濟之復以疾不起其二子丙癸相從於建陽因書畀之俯仰今昔為之流涕不能已慶元戊午臘月既望書

劉子和傳

劉子和者江南人名某五世祖式仕太宗朝為某官國史有傳夫人陳氏有賢行遠識子孫多為聞人海陵胡

瑗先生所為紀墨莊者也至子和之父某官稍不遂然亦好學修飭能守其家娶長垣趙氏實吳興孫伴先生外孫女讀書能文生子和子和為人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粹不為崖異之行其家居孝友尤篤也自少即以經學文行知名中進士第調吉州戶掾邵武尉皆能其官吏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至者益自音讀訓詁先儒之說以及近世先生長者之論無不該貫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清獻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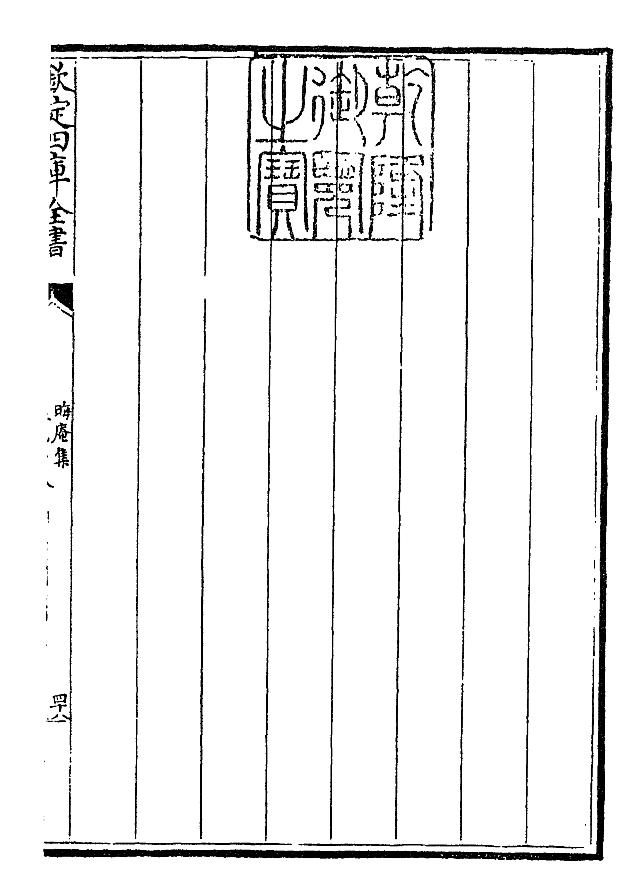
祠後廢而生祠郡守部刺史至五六人子和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於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果何為哉命悉撤去而更為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子和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之諸生固已風動於是子和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晨入寓直之舍諸生迭進問事子和諄諄辨告如教子弟至暮乃罷日以為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為先持敬修身為主曰此

古人為己之學也至於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其命題發端必依於是而出焉於是學者益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理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以管商議政忘讐恥狥時俗者皆棄不録於是學者又知所懲其於有司之事所以謹出納窒罅漏者亦皆精審嚴密閒斥其羸以市圖史至若干卷視諸生老者優禮之貧者周給之疾病者與之藥死喪者加之賻所以恩勤之者甚備至於進退取舍之間則必考行能視

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嘗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子和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守行之俗為一變其浮惰不事學者往往引去或亦悔前所為而革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恠以為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辯訟請謁者父老皆喜以為吾家子弟比無荒嬉惰游還家覔錢叫呼犯上者以至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來入學贛之人至咨嗟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教官迨今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今翰林承旨周必大聞之為記其說於聽事之

壁子和既去改宣教郎遭繼母喪以卒故諸生哭之皆失聲益相與尊其言信其道守其法不變去而從其弟清之以卒業者亦數人子和平日閉户讀書不甚與人接雖名士亦不强附而搢紳先生多慕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薦於朝成都劉焞稱之曰國朝鉅人門户一再世凋落者何可悉數惟劉氏自太宗時歷嘉祐元祐盛際莫不有人逮子和兄弟世數益遠而家法益峻忠厚雍睦之風不墜求之故家能如是者少

矣及卒丹稜李燾書其墓曰孝敬劉君而廣漢張栻爲刻銘納壙中是歟君子者葢或未嘗識子和也新安朱熹曰自周之衰司徒學正之官廢爲士者未嘗知有學也士未嘗學而強使教焉則其所以教者可知已予亦不及識子和而識其弟且得贑諸生所記讀之觀其所以修於身行於家者而知其所以教於學者有餘矣使得其年究其施則其所立豈可勝道哉爲之掩卷太息因掇其大者著于篇


乾隆御覽之寶

晦庵集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集卷九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錄貢生臣陳昌敬

晦庵集卷九十九

宋 朱子 撰

公移

知南康榜文

當職久以疾病退伏里閭比蒙誤恩假守兹土懇辭不獲扶曳而來到任之初伏自惟念聖天子所以搜揚幽隠付畀民社之意固將使之宣明教化寛恤民力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顧雖不能其敢不勉今有合

行詢訪勸喻事件下項

一本軍土瘠民稀役煩稅重前後長吏非不欲多方措置寛恤民力實緣上供官物既已浩瀚軍用所資亦復不少只得逐急了辦目前更無餘力可以議此是知民力日困無復安土樂生之心深可哀憐安忍坐視令恐管下士人父老僧道軍民諸色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原次第合作如何措置可以寛卹並請子細開具著實事狀不拘早晚赴軍

披陳切待面加詢問審實相度多方措置庶幾戶口歲增家給人足有以仰副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

一本軍民俗號稱淳厚庭少諍訟獄少係囚及按圖經前代有太中大夫司馬昺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宜春縣令熊仁贍皆以孝行顯名及至國初又有義門洪氏亦以累世義居娶婦陳氏守節不嫁遂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資旌表門閭

蠲除徭役此足見其風俗之美非他郡之所及又況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敦勸是致頽靡日陷偷薄今請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間或因事反復丁寧使後生子弟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風俗之美不愧古人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

一本軍背負匡廬前据彭蠡地勢雄秀甲於東南禹跡所經太史所遊有聖賢之遺風下逮東晉陶氏則長沙靖節祖孫相望爰及聖朝劉氏則屯田祕丞父子相繼皆有德業著在丹青宜其風聲氣俗猶有存者後來之秀接踵比肩而比年以來士風衰弊而學校養士不過三十人大比應書人數亦少雖講道修身之士或未必肯遊學校入場屋然詢於物論以求物外之英豪則亦未聞卓然有可

稱良由長民之吏未嘗加意使里閭後生無所從
學以至於此今請鄉黨父兄各推擇其子弟之有
志於學者遣來入學陪厨待補聽講供課本軍亦
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學糧當職公務之餘亦當時
時詣學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多方誘掖庶幾長
材秀民為時而出有以仰副聖天子長育人材之意
右出榜星子都昌建昌縣并市曹曉諭管下士民父老
等請詳前項事理逐一尊禀仰副聖朝愛民敦化之美

意并牒三縣照會及別給印榜每縣各一百道委巡尉分下鄉村張掛不得隱匿并牒軍學教授請從長相度合如何增添贍學錢糧脩立課試規矩開具回報切待措置施行

又牒

頭同南康榜文但改寬卹民力為敦厲風俗合行詢訪勸諭為合行詢究

一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匡復帝室勤勞忠順以沒其身今按圖經公始家鄱陽後徙尋

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內及都昌縣水旱禱禳皆有感應未委上件事迹是與不是詣實

一晉太傅廬陵謝文靖公始自隱淪已推時望及登宰輔優有武功今按圖經公始封建昌即本軍之建昌縣未審本縣曾與不曾建立祠宇

一晉靖節徵士陶公先生隱遯高風可激貪懦忠義大節足厚彝倫今按圖經先生始自柴桑徙居栗

里其地在本軍近治三十里内未委本處曽與不曽建立祠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有陳太中大夫司馬暠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皆以孝行見於陳書有墓在本縣界又有唐宜春縣令熊仁贍亦以孝行旌表門閭未委其墓及唐朝所表門閭有無損壞

一按圖經白鹿洞學館雖起南唐至國初時猶存舊額後乃廢壞未委本處目今有無屋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義門洪氏本以累世義居娶婦守節嘗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未委其家目今有無子孫依舊義居所藏御書見作如何崇奉所表門閭曾與不曾修葺

一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傳道統為世先覺熈寧中曽知本軍未委軍學曽與不曽建立祠貌

一西澗先生屯田劉公避世清朝高蹈物表其子秘丞公亦以博聞勁節見知於故司馬文正公與修

資治通鑑而所著十國紀年通鑑外紀又自别行於世故黄門蘇文定公嘗以冰清玉剛比其父子而鄉人因以冰玉名其所居之堂今按圖經西澗舊有劉居士庵及訪聞城西能仁寺側有劉公墓及太史范公所撰祕丞墓碣獨冰玉堂無所登載未審其墓是與不是的實庵堂墓碣曾與不曾損壞

一訪聞故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曽居本軍未委日

前有何遺跡

一竊恐本軍更有前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圖經文字有失該載及目今見有似此之人或山林之間科舉之外別有懷材抱藝守道晦迹之士亦合廣行詢訪有無遺逸

右牒教授楊廸功司户毛廸功請詳逐項事理廣行詢究取見請實逐一子細條具回申以憑稽考別行措置仍榜客位遍呈寄居過往賢士大夫恐有知得本軍上

件事迹詳細切幸特賜開諭及榜示市曹仰居民知委如有知得上件事迹詳細之人仰子細具狀不拘早晚赴軍衙申説切待併行審實措置施行淳熙六年四月日榜

白鹿洞牒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於國朝會要本軍圖經記文石刻元係唐朝李賓客渤隱居舊有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為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買田以

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授至本朝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嘗數十百人望賜九經書使之肄習詔從其請俾國子監給以印本仍傳送之七年又以洞主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七年始置南康軍遂屬郡境至祥符初直史館孫冕請以為歸老之地及卒還塋其所其子比部郎中琛復置學館十間書白鹿洞之書堂六字揭於楹間以教子弟四方之士願就學者亦給其食當

塗郭祥正實爲之記後經兵亂屋宇不存其記文石刻
遂徙置軍城天慶觀昨來當職到任之初即嘗詢訪未
見的實近因按視陂塘親到其處觀其四面山水清邃
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羣居講學遯迹著書
之所因復慨念廬山一帶老佛之居以百十計其廢壞
無不興葺至於儒生舊館只此一處既是前朝名賢古
迹又蒙太宗皇帝給賜經書所以教養一方之士德意
甚美而一廢累年不復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懼而太

宗皇帝敦化育材之意亦不著於此邦以傳於後世尤長民之吏所不得不任其責者其廬山白鹿書院合行修立云云

示俗

孝經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謹身節用謹身謂不作非違不犯刑憲節用謂省使儉用不妄耗費以養父母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安穩快樂此庶人之孝也庶人謂百姓也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産業不至破壊乃為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殁不

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為鬼神所責明為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

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

曉諭兄弟爭財產事

照對禮經凡為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别籍異財之禁葢父母在上人子一身尚非自己所能專有豈敢

私蓄財貨擅据田園以為已物此乃天性人心自然之
理先王制禮後王立法所以順之而不敢違也當職昨
來到任之初詢訪民俗考按圖經曽以司馬大夫司馬
中郎熊縣令洪義門孝行義居事跡勸諭士民務修孝
弟忠信之行入事父兄出事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
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
之意今已累月而誠意不孚未有顯效比閱詞訴有建
昌縣劉珫兄弟都昌縣陳由仁兄弟並係母親在堂擅

將家產私下指撥分併互相推託不納賦稅爭論到官
殊駭聞聽除已行下建昌縣及索到陳由仁等指撥鬮
約盡已毀抹當廳說諭令劉玧陳由仁與其兄弟依舊
同居共財上奉母親下率弟姪協力家務公共出納輸
送官物外竊慮管屬更有似此棄違禮法傷害風教之
人而長吏不能以時教訓糾禁上負承流宣化之責内
自循省不勝恐懼今檢坐條法指揮下項須至曉諭者

準律云云

右除已出榜市曹并星子縣門都昌建昌縣市張掛曉示人户知委如有祖父母父母在堂子孫擅行違法分割田産析居別籍異財之人仰遵依前項條法指揮日下具狀將所立闗納赴官陳首毁抹改正侍奉父母恊和兄弟同管家務公共出納輸送官物不得拖欠如不遵今來約束却致違犯到官之人必定送獄依法斷皐云云　淳熈六年八月日榜

勸農文

當職久處田間習知穡事茲忝郡寄職在勸農竊見本軍已是地瘠稅重民間又不勤力耕種耘耨鹵莽滅裂較之他處大段不同所以土脉踈淺草盛苗稀雨澤稍愆便見荒歉皆縁長吏勸課不勤使之至此深懼無以下固邦本仰寬顧憂今有合行勸諭下項

一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便將戶下所有田段一例犂翻凍令酥脆至正月以後更多著遍數節次犂杷然後布種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

厚種禾易長盛水難乾

一耕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段多用糞壤拌和種子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事之時預先剷取土面草根㬠曝燒灰施用大糞拌和入種子在内然後撒種

一秧苗既長便須及時趂早栽插莫令遲緩過却時節

一禾苗既長稈草亦生須是放乾田水子細辨認逐一拔出踏在泥裏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

屬亦須節次芟削取令淨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

田苗將來穀實必須繁盛堅好

一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竭力耕

種務盡地力庶幾青黃未交之際有以接續飲食

不至飢餓

一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有怠惰不

趁時工作之人仰衆列狀申縣乞行懲戒如有工

力浩瀚去處私下難以糾集即仰經縣自陳官為

修築如縣司不為措置即仰經軍投陳切待別作
行遣
一桑麻之利衣服所資切須多種桑柘麻苧婦女勤
力養蠶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每過秋冬即將旁
生拳曲小枝盡行斬削務令大枝氣脈全盛自然
生葉厚大餧蠶有力
一大凡農桑之務不過前項數條然鄉土風俗亦自
有不同去處尚恐體訪有所未盡更宜廣詢博訪

謹守力行只可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怠惰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經曰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皆聖賢垂訓明白凡厥庶民切宜遵守

右今印榜勸諭民間各請體悉前件事理父兄教誨子弟子弟遵承教誨務敦本業耕耘收斂以養父母毋或惰游賭博喫酒妨廢農桑庶幾衣食給足禮義興行感召和平共躋仁壽淳熙六年十二月日

勸農文

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若夫農之為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本軍田地磽确土肉厚處不及三五寸設使人戶及時用力以治農事猶恐所收不及他處而土風習俗大率懶惰耕犁種蒔既不及時耘耨培糞又不盡力陂塘灌溉之利廢而不修桑柘麻苧之功忽而不務此所以營生足食之計大抵疎畧是

以田疇愈見瘦瘠收拾轉見稀少加以官物重大别無資助之術一有水旱必至流移下失祖考傳付之業上虧國家經常之賦使民至此則長民之吏勸農之官亦安得不任其責哉當職久在田園習知農事到官日久目覩斯弊恨以符印有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父兄率其子弟從事於耘鋤耒耜之間使其婦子含哺鼓腹無復飢凍流移之患庶幾有以上副聖天子愛養元元夙夜焦勞惻怛之意昨去冬嘗印榜勸諭管内人戸

其於農畝桑蠶之業孝弟忠信之方詳備悉至諒已聞知然近以春初出按外郊道傍之田猶有未破土者是父兄子弟猶未體當職之意而不能勤力以趨時也念以教訓未明未忍遽行笞責今以中春舉行舊典奉宣聖天子德意仍以舊榜并星子知縣王文林種桑等法再行印給凡我父兄及汝子弟其敬聽之哉試以其說隨事推行於朝夕之間必有功效當職自今以往更當時出郊野巡行察視有不如教罰亦必行先此勸諭各

宜知悉

勸諭築埂岸

今曉示農民火急趂此未耕種之際遞相勸率各將今秋田畝閘濬陂塘修築埂岸毋至後時追悔毋及二月日榜

勸諭救荒

契勘本軍管內久闕雨澤祈禱未應田禾已有乾損去處皆由長吏不明政刑乖錯致此災殃永念厥愆實深

悼懼除已具申朝省及諸監司乞行寛恤賑濟及檢計

軍倉兩縣常平米見管萬數不少又已多方招邀米船

日近出糶仍兑借諸色錢往外州循環收糴凖備賑濟

況朝廷愛民如子聞此災傷非晚必有存恤指揮將來

決然不至大段狼狽今有預行勸諭將來事件下項

一本軍日前災傷人户多至流移一離鄉土道路艱

辛往往失所甚者横有死亡抛下墳墓田園屋宇

便無人為主一向狼藉至今遺跡尚有存者詢問

來歷令人痛心況今淮南湖北等路亦不甚熟措此往彼等是飢餓有何所益今勸人户各體州縣多方救恤之意仰俟朝廷非常寛大之恩各且安心著業更切祈禱神明車戽水漿救取見存些少禾穀依限陳訴所傷田段頃畝聽候官司減放税租賑濟米斛不可容易流移别致後悔

一令勸上户有力之家切須存恤接濟本家地客務令足食免致流移將來田土抛荒公私受獘

一令勸上户接濟佃火之外所有餘米即須各發公平廣大仁愛之心莫增價例莫減升㪷日逐細民告糴即與應副則不惟貧民下户獲免流移飢餓之患而上户之所保全亦自不為不多其糶米數多之人官司必當施行保明申奏推賞其餘措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官司當為根究如有故違不肯糶米之人即仰下户經縣陳訴從官司究實

一今勸貧民下户既是平日仰給於上户今當此凶荒又須賴其救濟亦仰各依本分凡事循理遇闕食時只得上門告糴或乞賒借生穀舉米如妄行需索鼓衆作鬧至奪錢米如有似此之人定當追捉根勘重行决配遠惡州軍其尤重者又當别作行遣

一早禾已多損旱無可奈何只得更將旱田多種蕎麥及大小麥接濟食用

曉諭逃移民戶

檢會趙知軍任內訪聞本軍三縣民貧年穀稍不登熟往往捨墳墓離鄉井轉移之他者非其本心逃移未出境而豪右請佃之狀已至縣司其奬多端或止押狀而無戶帖或逃請因而冒耕者或計會鄉司作逃移多年而免科例者或有戶帖而官無簿者或免科例限滿而詭名冒請者或有强占而人不可誰何者所有都分之內遞相容蔽遂至租稅皆無稽考及

其陳狀歸業鄉司邀阻及上户强占百般沮難淹留歲月無以自明又復棄之而去深可矜卹已散榜管下縣分元給曉諭切慮文榜沈匿合行再給文榜曉

諭

右今印榜曉示逃移民户具狀赴使軍陳訴切待追人根究施行各令知悉

減木炭錢曉諭

近據人户陳訴木炭折錢太重遂行申請乞行均減

令準提點鑄錢衙委官考究科數輕重及水程近遠特行裁減自淳熙七年為始數内建昌縣每料元科錢貳百陸拾文省今裁減錢四十文省實納錢二百二十文省除已出榜縣市曉示人户知悉外竊恐鄉村人户未能通知須至散榜曉示者

右出榜建昌縣管下鄉村曉示人户知悉據户下合納木炭斤秤依今來減定實錢送納如本縣鄉司人吏輒敢過數催科即仰人户徑赴本軍陳訴切待追人根勘

斷勒各令知悉

夏稅牌由

契勘人户逓年送納夏稅和買本色折帛錢多是無憑照應合納數目是致送納或多或少及有人户在約束前已納之數當來亦無照憑兼下户不成端疋之數依已降指揮每尺納錢一百文足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每户置立牌由分明開說某鄉某都人户合納夏稅折帛和買紬絹各若干給付人户收執須管於省限内

盡數具鈔同牌由赴場照數送納如不賚牌由同鈔前來定不交受其有人戶在今來約束以前赴所屬送納者亦仰給付牌由數内若有少欠仰人戶照牌由數目依數納足須至曉諭

受納秋苗曉諭

檢會趙知軍任内契勘星子都昌建昌縣每年受納人戶秋苗所收水脚雇船起綱頭子市例等錢數多是人戶輸納重有所費深屬不便使軍今將三縣人

戸應合納秋苗每正米一石收雇船水脚起綱頭子并專㪷市例總減作六百七十文足其勘合促零錢係照鈔收納除外並不得多交民戸一文竊慮合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别行乞覔錢米已散榜管下縣分曉諭切慮元給文榜沉匿合行再給文榜曉諭者

右除已再牒受納官常切鈐束外今立賞錢三十貫文出榜縣管下要閙處張掛曉示人戸知悉自今後應輸

納戸下米斛每正米一碩除前項立定雇船起綱市例錢六百七十文足并隨鈔收勘合促零錢外不許例外乞覔民户一文如有合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別作乞錢米之人不拘多寡許人户經官陳告將犯人根究依條斷勘罪追賞施行的不虛示各令知悉

減秋苗

照對本軍去年交納人户秋苗每一石正米連省耗加耗共計一石七㪷六升今年冬米許人户從便赴軍倉

交納令於去年所納數上每一石更與減米一㪷合行

曉示者

曉示人戶送納秋苗

契勘管屬都昌建昌縣遞年所納人戶秋苗並係起發上供之數緣是二戶攬子等人把持縣道兜收在己與公吏通同作弊拖延不納窺伺縣道官吏全無措置即將下等私米以應副預借為名動欲減饒合數唯是循良細民各縣却復倍收加耗高量斛面多端邀阻及勒

令折錢將收到水脚錢等侵移使用緣此起發綱運大段遲滯且又欠折不足事係利害今照淳熙六年苗米起催在即若不預行措置定致上供轉見拖壓細民愈受重困今相度欲互差都昌建昌縣官前去各縣受納與減加耗縻費之類令人户自行打量斛面不得阻節如有諸鄉人户情願赴軍倉輸納苗米並聽從便重與優加裁減務使樂輸及行下約束都昌建昌縣不許預借官物如有不遵約束輒將米斛預借縣道本軍將來

並不理為納過之數本軍除已具申諸監司照會外須至曉示

曉示科賣民户麴引及抑勒打酒

勘會民間吉凶會聚或修造之類若用酒依條聽隨力沽買如不用亦從其便並不得抑勒令訪聞諸縣並佐官廳每過人户闕輒以承買麴引為名科納人户錢物以至坊場違法抑勒人户打酒切恐良民被害婚塟造作失時須至約束

右令印榜曉示民户知悉今後如遇吉凶聚會或修造之類官司輒敢科買麴引或酒務坊場抑勒買酒並仰指定見證具狀徑赴使軍陳告切待拘收犯人根勘依條施行

約束科差夫役

訪聞管下諸縣以和雇為名科差夫力應副過往官員修造船舡諸般役使以至縣官出入公幹亦令保正長闕喚夫力荷轎擔擎有妨農業甚者至令陪貼錢物為

害尤甚除已行下約束外如更有似此去處仰被擾人
户徑赴本軍投訴切待依法重作施行

約束差公人及朱鈔事

應今後本縣違法輒差公人下鄉追擾許人户赴軍陳
訴定追犯人重斷

應軍縣倉庫送納過人户錢米經日不得朱鈔仰人户
赴軍陳訴定追犯人勘斷當官給還

應人户二稅如已送納獲鈔而本縣重疊追擾許人户

執鈔赴軍陳訴定追承行鄉司等人重斷勒罷

社倉事目　勑命并跋語附

宣教郎直祕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

今具社倉事目如後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内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内將所

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
增添一户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
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細筭人口指定米數大人
若干小兒減半俟支貸日將人户請米狀拖對批
填監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
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强官一員人吏
一名斗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共支貸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遠後近

一日一都曉示人户産錢六百文以上及自有營運衣食不闕不得請貸各依日限具狀狀内開說大人小兒口數結保每十人結為一保遞相保委如保内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僞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人不保而掌主保明者聽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

得妄有邀阻如人户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添黑官桶及官斛每桶受米五筲半仰斛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搒攙奪人户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户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一倉若遇饑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

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户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㪷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㪷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廒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㪷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歷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

後遞一日一都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户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具狀同保共為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保內有人逃亡即同保均備納足赴倉交納監官鄉官吏㪷等人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要知首尾次年夏支貸日不可差換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歷事畢日具總數申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㪷子一名

社倉算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㪷約半月發遣裹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裹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十日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葢牆并買藁薦修補倉廒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

隊長編排到都内人口數下項

甲户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產户開說產錢若干或白煙耕田開店買賣土著外來係某年移來逐户開列

餘開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内人户口數在前即無漏落及增添一户一口不實如招人户陳首甘伏解縣斷罪謹狀

年月日大保長姓名　押　狀

隊長姓名

保正副姓名

社首姓名

一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處地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遞相保委就社倉借米每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日備乾硬糙米每石量收耗米三升前來送納保内一名走失事故保内人情願均備取足不敢有違謹狀

年月日保頭姓名

甲户開名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長姓名

社首姓名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

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户如闕隊長許人户就社

倉陳說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闕社首即申尉司

定差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管官

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

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奸弊

一如遇豐年人户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户願請

者聽

一倉内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

借出他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備償如

些小損壞逐時修整大段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

乞撥米斛

具位朱熹奏節文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其法

可以推廣行之他處欲望聖慈行下諸路州軍曉

諭人户有願置立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付本

鄉出等人户主執斂散隨宜立約實為久遠之利

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録一道進呈伏望聖
慈詳察特賜施行
勑命
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
行在尚書戶部
准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勑中書門下省尚書
省送到戶部狀准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尚書
省送到宣教郎直秘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

公事朱熹劄子奏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户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厫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

並是累年人户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强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户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户主執斂散每石

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搔擾此皆今日之言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

者衆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令戸部看詳聞奏本部今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下項諸州常平錢穀及場務錢不足申提舉司通一路之數移用仍聽互相兌便支撥諸義倉附常平倉監專兼管廒屋以轉運司倉充其積藏而應兌換者準常平法無轉運司倉處撥充常平物諸義倉計夏秋正稅無正稅穀處物帛之類折為穀者準此每一斗別納五合應豐熟計一縣九分以上即納一升同正稅為一鈔不收頭子脚乘錢及耗限一日

先次交入本倉出剩通正稅候盤量畢亦限一日據數紐撥即正稅不及一㪷并本户放稅二分以上及孤貧不濟者免納諸義倉穀唯充賑給不得他用縣遇災傷當職官體量自第四等以下闕食户給散若放稅七分以上通第三等給並預申提舉司審度行訖奏諸災傷計一縣放稅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户乏種食者雖舊有欠閣不以月分聽結保貸借即穀不堪充種子者紐直以錢各成貫石給限二年隨稅納仍免息州預以應

支數保明申提舉司行訖申尚書戶部雖計一縣放稅不及七分而本戶放稅及七分者準此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舉司徧下本路諸州縣曉示任從民便如願依上件施行仰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有行義者具狀赴本州縣自陳量於義倉米內支撥具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預抑勒仍仰提舉司類聚具申聽候朝廷指揮奏聞事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戶部看詳到事理施行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前批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付户部施行仍關合屬

去處須至指揮

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主者仰一依今來勅命指揮疾

速施行仍關合屬去處符到奉行

淳熙八年十二月　　日下

書令史郭軉令史頓圯主事全安仁

將作少監兼權户部郎中兼權　押

新　除　郎　官　未上

郎　中

跋語

淳熙八年冬十有一月己亥臣熹以備使浙東奉行荒政蒙恩召入延和殿戒諭臨遣因得具以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社倉本末推說條奏誤蒙開納即詔頒其法於四方而臣熹又以使事適獲奉承仰戴皇仁頓首幸甚因竊惟念里社有倉實隋唐遺法往歲里中妄意此舉所以收恤隱民者葢偶合其微指顧以國家未

定著令是以不能遠及且懼其弗克久令乃得蒙上恩
徧下郡國將遂得與闔宇之間含生之類均被仁聖之
澤於無窮固已不勝大幸而荒陬下里斗升之積又得
上為明詔之所稱揚下為四方之所取則抑又有榮耀
焉故敢具刻尚書户部所被勑命下浙東提舉常平司
者厝於故里本倉廳事而記其說如此俾千萬年含哺
鼓腹之儔有以無忘帝力之所自云淳熈九年四月丙
辰宣教郎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緋

臣朱熹拜手稽首謹言

勸立社倉榜

當司恭奉聖旨建立社倉已行印榜遍下管內州縣勸諭尋據紹興府會稽縣鄉官新嘉興主簿諸葛修職名千能狀乞請官米置倉給貸而致政張承務名宗文新台州司户王迪功名若水衢州龍游縣表承節名起予等又乞各出本家米穀置倉給貸當司契勘前件官員心存惻怛惠及鄉閭出力輸財有足嘉尚除已遵依所降指揮具

申朝廷外須至再行勸勉量出米穀恭禀聖旨建立社倉庶幾益廣朝廷發政施仁之意有以養成閭里睦婣任卹之風再此勸諭各請知悉九年六月八日

約束侵占田業榜

本司簽廳申照對本司見行下諸縣根刷没官田産有下項事件申乞指揮須至曉示

一今來根刷諸司没官户絶等田産并新漲海塗溪漲淤成田地等多是豪勢等第并官户公吏等人

不曾經官請佃擅收侵占暗收花利不納官租其間雖有經官請佃止量立些少租課計囑主行人吏又且不曾催納入常平倉上下蒙庇官司無緣得知今出榜遍於縣鎮鄉村張掛曉示限一月經官陳首與免罪從公紐立租課就行給佃更與免追日前冐占花利如犯人尚敢恃其豪勢仍前坐占限滿不首如官司覺察得知或因諸色人告首定當送所司根究從條斷罪追日前花利入官仍

盡給告人租佃

一諸司沒官田產多是本縣公吏與有蔭人詭名請佃或與出名人分受花利上下蒙庇不曾納租如此積弊何緣覺察今來出榜曉示諸色人如有似此之人仰經官陳首當與將所首出田產不拘多寡盡給告人租契如詭名人并出名人能在一月內赴官首說當與免罪從公紐立租課就令租賃仍免追日前花利如限滿不首被人陳告或官司覺

察得知當送所司根勘依條施行

約束不得搔擾保正等榜

當職照對在法保正副管幹鄉村盜賊鬭毆煙火橋道公事大保長催約稅租及隨租所納錢數一稅一替今來訪聞管下諸縣縣官不能仰體成法妄有科擾致見一經役次家產遂空深屬利害今有約束事件下項

一保正管幹鄉村盜賊煙火橋道公事委是繁重今

一縣之內有令有丞有簿有尉號為四衙雜出文

引別置木牌各立程限盡令趂赴申展繳押需索百出多刱名色立為定例分文不可違少如押到則有到頭錢繳引則有繳跋錢展限錢定限常限所用之錢復有多寡又有批朱縫印日鑿之類一引狀之出乞取動是數項稍有稽違則枷錮箠楚無所不至且以保正一身豈能徧受諸衙督責一追催二稅非保正副之責今來縣道盡以文引勒令拘催其間有頑慢不肯輸納之人又有無著落

稅賦往往迫以期限不堪杖責勒令填納無所赴
愬豈有旣充重役復兼催科可謂重困
一保正副最為重役豈堪復有科擾今來縣道畧不
加卹應干數買物件必巧作名目公然出引令保
正副買辦如修造廨舍迎送官員整葺祠宇置造
軍器似此之類其名不一竹木瓦磚油漆麻苧
等物例以和買為名不曾支給分文又如役使工
匠科差人夫勒出錢米陪備供輸椎剝肌髓至此

為甚

一縣官或過檢驗定奪打量體究等事下鄉多是過數將帶當直雖公吏輩亦用轎乘排備酒饌需索錢物動是取辦保正亦有本官喫食令保正供買及所經過都分雖無公事干涉例有過鄉錢過水錢其為搔擾非止一端

一訪聞縣道差募保正拘催二稅自承認之日便先期借絹借米硬令空作人户姓名投納在官曾未

旬月分限完較或三五日一次或五六日一次人吏鄉司皆有常例需索稍不如數雖所催分數已及却計較毫釐將多為少未免箠楚一月之内盡是趍赴比較之日即不曾得在鄉催稅及至催納次第則又别出一簿謂之剗簿增添改易不可稽考有坍溪落江逃亡死絶有名無實之稅縣道不與勘會著實臨期動是勒令塡納以至典賣屋業無可塡備一次充應催稅至有三四年者雖所欠

尺寸升合些少官物亦行縮繫無能得脫百姓受

此抑勒破蕩之苦而縣道恬不加卹委是無辜

右鏤榜示所管鄉分鄉村市鎮張掛其縣道於前件約

束事件如有違戾許保正副催科保長徑赴本司陳訴

切待追究著實即行按奏公吏依法重行斷治施行淳

熙九年八月某日榜

減半賞格榜

浙東提舉常平司

二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備提舉司奏今歲災傷條畫賑䘏事件數内一項去歲上户别納糶濟之人近已蒙聖㫖補受官資無不感戴然去歲蒙降減半指揮止於紹興一府施行今歲一路皆荒事體不同令檢會當年耿延年所乞事理許於浙東一路通行奉聖㫖令吏部檢坐乾道七年八月一日賞格節次指揮行下浙東州縣勸諭富室上户賑濟賑糶應格之人保明推賞如後來檢踏得災傷最重處許提

舉司開具保明申尚書省取旨與依減半指揮施行

劄付本司須至曉諭

右當司除已恭依聖旨指揮行下諸州縣勸諭外今印榜曉示富室上户仰體朝廷恤民之意廣出米穀以𧹞鄉閭有欲依募之家先赴本司自陳切待標撥就比近災傷最重州縣入納即為保明申奏朝廷乞補官資應得上件減半指揮不致有胥吏阻抑故榜九月七日

約束糶米及刼掠榜

照對管下州縣中夏以來久不得雨高低旱禾多有旱損切慮人民不安理合存䘏曉諭

一州縣目今米價高貴止緣旱禾旱傷其中晚之田自有得雨足可灌溉成熟去處兼當司已蒙朝廷給降本錢及取撥別色官錢見令廣招廣南福建浙西等處客販搬運米斛到來投糶準備闕米州縣搬運前去出糶切恐有米積蓄上戶與停塌之家未知前項事因以謂旱損少米意圖邀求厚利

閉糶不糶　此項除已牒諸州府請速行遍下屬縣勸諭有米積蓄上戶停塌之家趂此米穀未登之際各依時價自行出糶應副細民食用如敢輒有違戾切待根究重行斷遣如是向去民間大段艱食切待別行申奏朝廷乞更多撥錢米前來濟糶

一州縣火客佃戶耕作主家田土用力為多全仰主家借貸應副今來旱損其田主自當優䘏賙給存養無令失所訪聞多有坐視火客佃戶狼狽失業恬不介意切恐因而失所却致無人布種荒廢田畝　此項除已牒諸州府請遍行下諸縣勸諭應有田之家請以田客所日耕布勤勞為念常加優

卹應副存養勿令失業云云

一州縣旱傷去處慮有無知村民不務農業專事扇惑聚衆輒以借貸為名於村疃之間廣張聲勢亂行逼脅以至刼掠居民財物米穀此項當司捡準律强盜不得財徒二年一疋徒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其持杖者雖不得財流三千里五匹絞傷人者斬令來切慮愚民不曉條法悮犯刑名深可憐憫除已牒諸州府請遍下諸縣曉諭民户知悉各自安業勿致扇惑輕犯典憲後悔無及

再放苗米分數榜

契勘本路今年旱傷檢放苗米多有不實去處曾具
奏請今來當職詢訪不實最多未欲妝劾施行今來
到任已是深冬難以檢劾須至別行措置將諸州縣
人户災傷苗米等第更行蠲放除已奏聞及申尚書
省外須至曉諭
右今將本路州縣人户苗米元檢放五分已上鄉分全
户五斗已下全放元檢放四分以上鄉分全户四斗以
下全放元檢放三分以上鄉分全户三斗以下全放元

檢放二分以上鄉分全戶二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一分以上鄉分全戶一斗以下全放其紹興府人戶須有丁之家方得蠲放其湖田米亦依例蠲放施行令印榜曉示人戶知悉如州縣再行催理仰經本司陳訴切待追究按劾施行

約束檢旱

照對今歲適當旱歎州縣合差官徧往鄉村檢視每見差出官員多是過數將帶人從反行須索搔動村落以

納圖册為名不論人户高低每畝科配項畝頭牲之類
又不親行田畝從實檢校反將訴荒人户非理監繫勒
令服熟殊失救荒卹民之意今來當職斟酌每官一員
止得帶廳子一名吏貼一人當直八名仰從本州縣陳
乞計日給錢米各自賫行並不許分毫搔擾保正副及
大小保長須親行田畝從實檢放如有違戾許人户徑
到本司陳訴切待追治施行

浙東客次榜

熹叨被臨遣專以刺舉為職自惟昧陋雖不足以盡知官吏之賢否然既尸其任不敢不悉心詢究故自到任以來凡所論薦皆必稽諸公論考其事實然後劾奏不敢徇私容情以自陷於罔上之誅凡我同寮亦望究心職事律己愛民以待考察不必投書獻啓自陳脚色挾持勢援宛轉請求徒失所以自重之道而反貽絀辱之羞也或恐實有賢哲之士潛晦不耀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則却望相與推揚具以見教熹敢不承命加察焉

除秦檜祠移文

竊見故相秦檜歸自金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讐之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為進退崇奬天下佞諛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既死於棘寺魏公復竄於嶺隅連逮趙汾之獄益將掩衆正而盡誅徘徊漢鼎之旁已闚圖九錫而來獻天不誅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况永嘉號禮

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厲英賢何以為訓

晦庵集卷九十九